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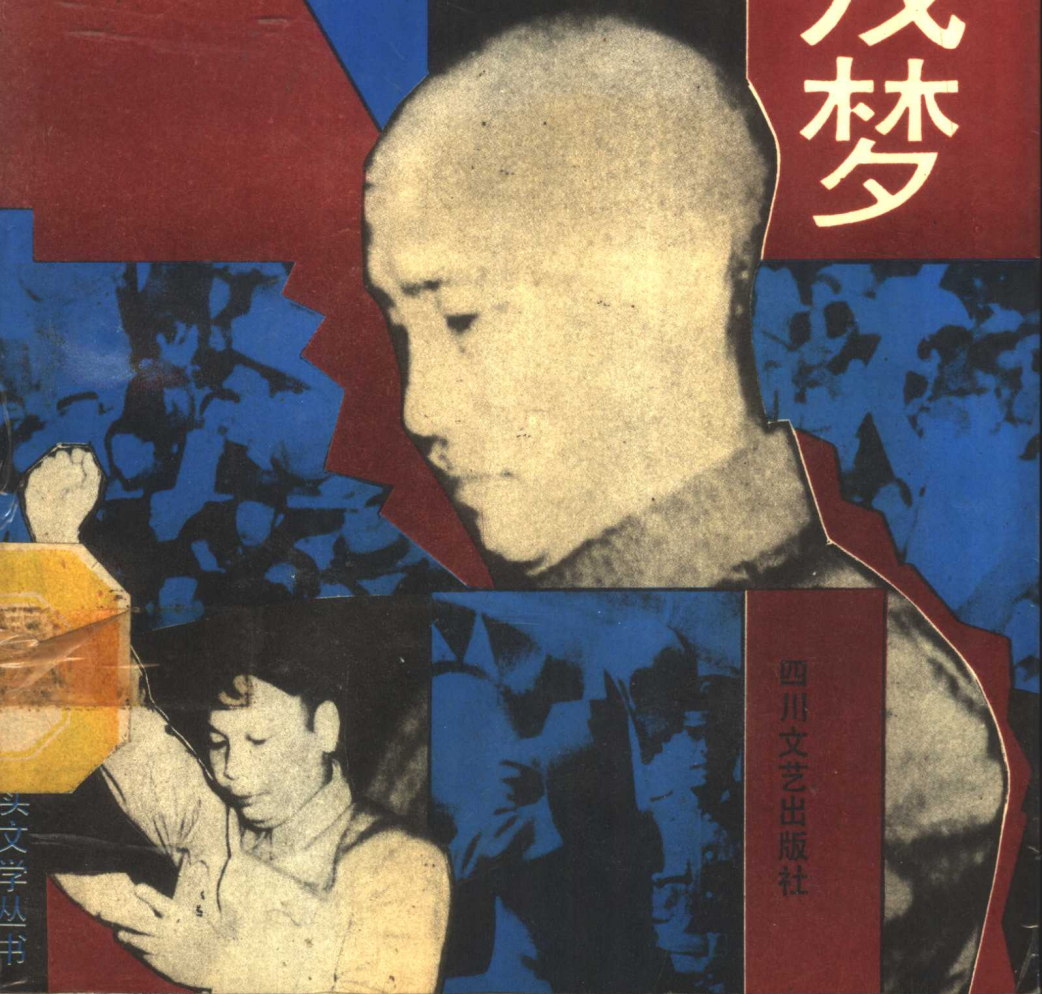
田闻一 著

——蒋介石、蒋经国
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成都残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头文学丛书



成都残梦

——蒋介石、蒋经国
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田闻一



K827
6031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成都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熊 宏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成都残梦——蒋介石、蒋经国
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定 价4.40元

作 者 田 阔 ISBN7-5411-0820-0/I·755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 1—34,000册
印张 8.875 插页 1 字数 207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潇潇黄埔楼

成都 蒋介石心中起死复生的圣地..... 2

第二章 “川西决战！” “川西决战！”

孤注一掷，战场就是赌场..... 27

第三章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

陡然而至的胜利，给蒋介石打了一针强心剂..... 37

第四章 武担山上的枪声

军校内突发的枪声，让蒋氏父子悚然惊心..... 44

第五章 青城寻幽

为稳定军心，他故意陶怡于山水..... 49

第六章 炮管，悄悄对准了黄埔楼

炮打蒋介石，看来万无一失..... 64

第七章 绚丽的爱情之花凋谢了

金河边上，“努力餐”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71

第八章 文雅的谈心与阴谋的暗杀

蒋介石批示：“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韩司令在磊落”

的悲哀中死去”	93
第九章 后院起火，“阎老西”替人受过	
古色古香的励志社里，正上演一出闹剧、丑剧	114
第十章 借招兵，地下党将计就计	
在蒋介石鼻子下，组织起一支杀蒋的敢死队	123
第十一章 寻找“孙中山的手杖”	
远方来人抓着大门上的铜质兽环轻摇三下	134
第十二章 死命令——蒋介石要“多宝道人”和“水晶猴”	
出山	
对刘文辉、邓锡侯是打？是拉？他煞费苦心	146
第十三章 系于一发之际的角逐	
生与死，成与败在转瞬之间。“鸿门宴”上，他们沉	
着地同蒋介石应对	164
第十四章 金蝉脱壳，刘、邓、潘潜离成都	
晨光曦微中，一辆弹痕斑斑的高级小轿车躺在西门茶	
店子	189
第十五章 西南阴霾天空滚过的春雷	
宜宾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黄埔之花”郭汝	
瑰率兵团起义	202
第十六章 遥远的思念与大开杀戒	
日暮途穷。他渴望听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大令”温柔	
的声音	220
第十七章 千里人南去，一步一悲叹	
大厦将倾，王陵基誓死不戴“红帽子”	236
第十八章 寒夜里，似梦非梦间	
蒋经国：美国人眼中的希望之星	249
第十九章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波诡云谲，他毕竟是翻云覆雨的高手.....	258
第二十章 故国西去，苍茫云海间	
诀别成都，蒋介石抓起一把沃土潸然泪下.....	266
后 记.....	277

引 子

“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晋·左思）

成都，这个多彩多姿的城市，地处天府之国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会，也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历史名城。在汉代，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早在五代，成都便是一座繁花似锦的城市。《成都记》载：后蜀国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墙上遍种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成都故有“蓉城”称谓；唐代，更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这里，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特别是蜀绣最为有名，因而又有“锦城”之美称。

岁月沧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一场新旧交替、国共两党在大陆的最后争夺战在这儿惊心动魄地展开。

第一章 潇潇黄埔楼

成都 蒋介石心中起死复生的圣地

金阳朗照，和风习习。古城成都沐浴在秋阳中。

1949年9月12日10时，成都郊外。凤凰山机场戒备森严。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站在空旷的机场上，焦急地恭候蒋介石莅蓉。王陵基在茵茵草地上不住踱步，若有所思。他瘦高的个子，穿件浅灰色薄风衣，不时抬腕看表。他那张黄焦焦的脸上，一双有些凹陷的眼睛很阴森；特别是一副眉毛，像拧着的两把钳子，隐藏着好些凶狠和霸气。

严啸虎望着天际久久站着不动，像根桩子。他长得很高大，有些躬腰驼背的样子，穿一身黄军服，满脸横肉。那模样，就像大邑县原始森林里随时准备袭击人畜的一只山豹子。他们都没有说话，长时间保持着固有的姿势。

9月的阳光下，凤凰山机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塔台上架着机枪……处处显出一派战时紧张气氛。停机坪上，停着好些架大肚子运输机——“空中堡垒”；还有三三两两的轰炸机、侦察机、驱逐机，全都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站在机场上极目远眺，秀丽青翠的凤凰山连绵起伏。一望无垠的碧绿的田野上，有点点村落，有小桥流水；竹林幽篁随风摇曳。川西平原犹如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表面上，简直看不出战争迫近的气息。

忽然，他们精神一振，手搭凉棚朝天上望去。开始，西边天际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一架银色的四引擎大飞机

从云层中穿了出来——11时，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在四架美制E——18型战斗机护送下出现在机场上空；随即平稳地降落在凤凰山机场。

王陵基、严啸虎大步迎上前去。

蒋介石此行有些秘密，临上飞机才给王陵基打了个电话，并嘱咐不必张扬声势。

机门开处，蒋介石出现在舷梯旁。他穿草绿色美国哗叽军常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微笑着向王陵基、严啸虎点头挥手，缓步走下舷梯。跟在他身后，鱼贯而下的有戴鸭舌帽，穿夹克衫、漏斗形马裤的蒋经国，高级幕僚陶希圣、俞济时，秘书曹圣芬和侍卫长陈希曾。最后下来的是几名蒋介石的侍卫官，他们一律着灰色法兰绒服，官阶都是少校。

王陵基、严啸虎赶紧向蒋介石敬礼、问安。

“唉，好好好”。蒋介石频频点头，说：“四川是我向往之地，人杰地灵，沃野千里，汉昭烈帝刘备因之而成帝业。政府勘乱反共就要以此为基地……”说话间，八辆小轿车缓缓开了过来。蒋介石父子上了中间那辆“克拉克”流线型防弹轿车后，被前呼后拥着向城内疾驶。

十多分钟后，蒋介石一行驱车进入成都市区。初秋的阳光照耀下，大街两边的芙蓉花、夹竹桃盛开，像天边的红霞。繁花似锦、雀鸟啁啾中，只见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味腴”、“浣秋”、“聚丰园”……茶馆更多：“品香”、“饮涛”、“临江楼”……“静安”；“诗婢家”旅店……这些店招或是红纸背糊的纱灯，或是长方形的黑漆金字牌匾。上面或写着“酒饭便宜，炒炖俱全”或是“河水香茶”，或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可大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好些店铺关了门。有的店铺将存货大拍卖。甚至有的干脆将贬了值的

大额金圆券用线串起来，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铺外，风吹过沙沙作响，像上坟的招魂幡。街上不时有拉响汽笛的警车驰过；还有一串串十轮大卡车刮起一阵风，上面装满头戴钢盔，手持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清晰地感到一种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殊韵味迎面扑来；同时也感到有种大局即将彻底崩溃的凄凉萧索意味。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了四年前在重庆一次别开生面的巡行。抗战刚刚胜利，他作为总裁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车上，接受几十万人的欢迎。事前，侍卫官们从安全考虑，无论如何要他坐上防弹轿车出去，但他听了陶希圣等人的话：“陪都百万市民莫不渴望瞻仰领袖丰采”。他觉得自己是深得民心的。他毫无顾忌地坐上敞篷吉普车出去同广大民众见面了。

巡行的路线是：从军事委员会出发，经南区公园，两路口、中二路、中一路、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林森路再回到原出发点。

侍卫官们坐在三辆小车上开道。他穿着特级上将军服，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站在车上洋洋得意。他一手扶着挡风玻璃，一手举起不停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虽然车子经过的路上，每隔五步就布置有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维持秩序监视人群，而且他的前后左右都有卫队护卫，但欢迎的人委实太多了！他的车队只能像蜗牛似地慢慢爬行。老百姓们不停地向他鼓掌，有的人还大喊“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万岁！”虽然侍卫们都紧张得握着一把汗，但他一点都不怕；他不怕有人会杀他，不相信有人会杀得了他。

而今天，他已是江河日下，声名狼藉，他只能偷偷摸摸进入成都。

“是败军统帅？”

“是罪魁祸首？”他在心中问着自己！一种失败的悲哀，顿时涌上心头。

猛地，车队停下了。他抬起头来，只见王陵基过来报告，说是不巧遇上了一年一次的“城隍出巡”。

“唔，”蒋介石点点头，“你上车去吧，我正想看看你们四川的风俗民情。”王陵基诚惶诚恐地布置警卫去了，蒋介石透过车窗望出去，只见前面十字街口，正在过一支奇形怪状的长队。前面，有一个硕大的城隍木像，用敞开顶篷的八人大轿抬着；城隍神像彩衣着身，神气活现。抬轿者着浅蓝色绸质短装，八个人将一乘城隍木像抬得闪悠悠的。城隍后面是怪模怪样的三神同行。簇拥在他们身边的有旗、锣、伞、扇，都是两两对出，与戏台上官府出巡的仪仗大体相似。接着跟上的有呲牙咧嘴的牛头马面鬼卒；有手执阴阳伞、头戴写着“正在拿你”高帽的无常鬼；有手持铁锁链，吊着长舌的鸡脚神……每种“鬼”群各有二、三十人。还有“阴五昌、阳五昌”，每起五人，每人头上皆扎有一尺多高的纸钱，满脸红绿相间，目光灼灼，手持铁叉，状若捕人，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更令人心惊的是“罪犯”，由一“鬼役”用铁链拖着走。“罪犯”因为在阳间作了孽而遭受酷刑：身上插刀，铁叉贯肢……接着跟上的是一群衣着鲜亮的儿童。他们一律扮成神仙或英雄，骑着骏马，锦鞍玉辔，两侧由仆人扶持。最后是几顶神轿。有彪形大汉扮作判官在轿前引路；他们手执生死簿，背负长约两米的大算盘……“城隍巡行”在鼓乐吹奏、鞭炮齐鸣中缓缓而行。两旁街道上，摩肩接踵的人群纷纷向城隍跪拜；家家户户门前设有香案，男女老少向其顶礼膜拜，毕恭毕敬。

蒋经国见状，将头掉向父亲，不以为然地指点着车前声势浩大的“城隍巡行”长队说：“胡适先生说，中国之所以落

后，是因为‘疾病’、‘贫穷’、‘愚昧’、‘迷信’、‘灾荒’这‘五鬼’闹中华。这话说得何等中肯！这个时候，成都人还在搞这一套，可见国民素质之低！”说着长长叹了口气。

蒋介石并不赞成儿子的看法。相反，他对于各地的风俗民情还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的一个反映。不过，一到成都就看到这样恐怖惨烈的画面，他觉得不吉利，有些不高兴。他沉起脸，没有言语。

“城隍出巡”刚过去，车队立刻启动，风驰电掣，过了北门大桥后，一拐，鱼贯进入北较场——中央军校。

夜幕弥合了天地。

座北朝南的中央军校像一艘巨大的军舰在危机四伏的茫茫大海上飘浮。那占地300亩，足可容一师部队进行分列式操练的北较场像巨舰上空旷的甲板。若不是周围团转闪烁的灯光和偶尔划破夜空的军号声，谁也不相信这里竟是容纳有上万名师生的中央军校。

这是一种外松内紧的表象。

若留神观察就会发现，军校各处要津都有钢盔和枪刺在闪着寒光。特别是武担山。它是全校的制高点，平地兀起。山脚下幽篁翠柏簇拥中，有幢别致的三层法式小楼——这是蒋介石一行下榻处。

二楼中间的一间房内门窗紧闭。蒋介石久久站在窗前，处于一种观想中。乳白色的灯光下，可见红豆木镶嵌的地板上铺着两寸厚的绿地毯。刚刷过漆的墙壁边上，有一排雕龙刻凤的中式书柜，书柜里有他爱读的《王阳明全集》、《论语》等书籍。屋中有一张从美国进口的席梦思床和一张宽大锃亮的写字桌。

灯光从侧面把他放大了几倍的变了形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局势再清楚不过了！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最后占据的大西南卷来——江山即将易手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同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并排站在一起，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号称世界四大巨头的“总裁”、“委员长”、“主席”、“总统”怎么一下都快成了“几个毛毛土匪”的阶下囚？

虽然是夜晚，他看不清外面的景物，但他对这里是太熟悉了。对于四川，他有种特殊的感情。

思绪绵绵，像团理不清扯不断的线。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山区小镇，可风景很美，交通便利。他8岁以前，家境富裕，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是溪口镇的“孩子王”，常把小伙伴们打得鼻青脸肿的。为这，母亲王采玉不知向别人赔过多少礼道过多少歉。他刚8岁，陡然间，天堂似的生活结束了。其父蒋肇聪病故后，家道开始中落。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只从蒋家分得三间楼房，30余亩田地和一片竹林单独过日子，窘迫艰辛。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离家一百华里的嵊县葛溪村外祖父家，就读于姚宗元开设的私塾馆。这时，他家孤儿寡母实在凄凉。每当他离家去读书时，母子二人总是抱头大哭一场。1936年，他为一国之尊后，在《报国与思亲》的文章中，回忆过这段艰苦的生活：

“中正9岁（虚岁）丧父，一门孤寡，莪子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覬覦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一种强烈的出入头地改换门庭的欲望与愤世嫉俗交织在一起，成了他愈挫愈奋的动力。他发誓要抓军权，完成改朝换代的大业。

1906年4月，19岁的他，毅然辞母别妻，只身漂洋过海去日本学军事。但当时大清学生在日本学军事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送才行。他只好在日本学了半年日语即回。

为了达到目的，同年冬天，他抱病考入保定军校的前身——通用陆军速成学堂。在军校，他因脾气暴躁，因而有“红脸将军”之称。不过，他在军校有名，还是因为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医在课堂上讲细菌课时，手中拿着一块泥，说泥里寄生有4亿细菌，就像有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他听了十分气愤，跑上讲台，从日本老师手里一把夺过泥，掰成八块；再指着其中一块说，日本有五千万人，就像有五千万细菌寄生在里面。课堂上掌声雷动，日本老师涨红了脸，好不尴尬；他好不得意！

凭着顽强的个人奋斗，以后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他终于露了峥嵘并受到孙中山先生赏识。蒋介石一直很看重四川。1911年，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他对孙中山提出，想到四川抓军事。孙中山慨然给四川督军熊克武写了信，推荐他任四川省警察厅厅长。入川前夕，他向好友张群问计。张群告诉他，四川督军熊克武不易共事，作为外乡人到任后肯定受排挤，不如留在广州，追随孙中山之后以图发展。于是，他打消了入川念头。这时，张群提出由他这个四川人取而代之，他成全了张群。不过，他去请孙中山改信时，孙先生不高兴。碍于他的面子虽也写了信，但只推荐张群任成都市警察局长，降了一格。

蒋介石正沉思默想时，侍卫长陈希曾进来了，“报告主席”，他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求见。”

“唔，好，请他进来！”无论什么时候，他对张群总是很客气的。这不仅因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在他心目中，张群是个智多星。

张群走进屋来了。他缓行鸭步，西装革履，风度不凡，身体微胖；面带微笑，个子不高，宽面大耳，鼻正口方，左眉内隐隐有颗硃砂痣——蒋介石之所以对他言听计从，还有一个原因，是认定他有福相。

“主席，还没有休息？”张群笑吟吟地问安，态度很谦恭。

“岳军兄，请坐。”蒋介石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深夜由渝来蓉见我，有急事？”

“有。”张群点头不讳，“西南局势到了决定党国生死存亡之际，我觉得这个时候非有一个德高望重忠于领袖的将军出来作主席的助手不可，即是说，应由一位将军出来挑起西南军政长官的重任！”

“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你看谁代替你合适？”蒋介石笑笑，他知道，张群之所以这样故作姿态，一是迎合他的心意，二是想将烂摊子推给别人。

“报告主席，”张群不慌不忙地说，“当然是非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将军莫属。”

“你征求过顾墨三的意见吗？”

“赴蓉前我同墨三兄稍微提了一下，他当然很客气。后来我一再对他说，‘闻鼙鼓而思良将，目前西南局面非你不可。’他的意思就活动了。近日，中央政府迁蓉后，这事只要主席亲自对他一说，那就决无问题了。”

“好吧！”蒋介石顺势骑驴下坡，“岳军兄也该休息一段时间了，况且我身边也确实需要你为我谋划。那就这样办吧，任免令随后就到。”

“岳军告辞了，”张群适时地站起身来，“我明天一早就赶回重庆去。”

“好的，好的，”蒋介石也站起身来，居然送了张群两步。

张群走后，蒋介石在室内踱起步来。

在他的高级幕僚中，张群确实要有政治眼光些。1947年，东北战局吃紧。长春丢后，他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忙叫张群去商量对策：“岳军，像这样下去，我们在东北就要站不住脚了。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报告主席，”张群慢条斯理地说，“我看目前东北的情况，我们仅凭军事力量是无法占上风的。”

“可陈辞修屡次向我保证，在军事上是很有把握的。”

“我的看法同辞修有些距离。”张群在人际关系上向来很圆滑。他含而不露地笑了一下说，“我们当前要紧的是从宣传上着手，向世界披露、强调共产党在东北有苏联作后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要求美国给予更多的援助，甚至可以请美国出面，将东北交联合国托管。”

蒋介石闻言大喜。又问，“有具体办法没有？”“有。”张群胸有成竹，“让孙科出来发表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因为，”他扳着指头，“一、他是代表民意的立法院长，新近又兼了国府副主席，有地位，说话有分量。二、他是中山先生的儿子，是有名的亲苏人物，由他出面发表反苏讲话，一定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好，好，”蒋介石频频点头，连连赞叹。张群前脚走，他后脚就找来了孙科。

“哲生，”孙科一进门，蒋介石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同外国记者关系很好？”

“是，常有来往。”孙科有些得意。

“那太好了，你今天下午就找些外国记者来，尽量多找美国的。你代表国府发表一篇谈话，指责苏联在东北支持共军——话说得越有火药味越好。”

“是不是得找些事实根据？”孙科一愣。

“不用！”蒋介石手一挥，有些不高兴，“你照我说的去办就行了。”

“好！”孙科立刻见风转舵，“我马上回去写个讲话提纲。等会儿送上请主席批准，下午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主要邀请美国记者。”

“就这样吧。”见孙科终于心领神会，蒋介石绷着的脸方才松弛了下来。

孙科的讲话发表后，果然引起了各方面反应。特别是美国，多家报纸把孙科的谈话刊登在显著位置。结果，虽然东北未能交联合国托管，但美国向蒋介石增援了一亿三千万发子弹，2700万美元的救济款。

“张群的手段真是神出鬼没。”蒋介石边踱步边想，岳军是太滑了些。淮海大战后，眼看局势急剧糜烂，他将行政院长职推给了孙科；现在，西南局势危急，他又要把担子推给顾祝同。不过，这样也好，让顾祝同主持西南工作正是自己的意思。况且，自己眼下也确实正需要张群这个会玩弄政治手腕的老油子去笼络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他知道，张群同地方势力的关系一向很好。

蒋介石有些疲倦了，坐到了沙发上。他着玄色长袍马褂，脚蹬圆口轻便缎鞋，保持着固有的正襟危坐的军人姿势。他虽然63岁了，但仍然耳聪目明，身手健捷。

灯光将他的身影在地板上拖得长长的。